

李美皆 散文集



丁玲的衣服与影像
邻居家的男人死了
感受屠杀
黑人的眼泪也是眼泪
剑桥与普通如我者
两种难过：为女人
无奈母子的活色生香
情人节没有模板
在朋友家过年
莎菲也会老的
这里有过一个女孩么？

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

李美皆
著

几乎都是枯干的手，奋力前倾的姿势，
离乱中悲怆的奔逃，生的极度紧迫与凋零。

高等教育出版社



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

李美皆
著

高等教育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美皆散文集：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/ 李美皆著.
-- 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6.8
ISBN 978-7-04-045904-3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6201 号

Li Meijie Sanwen Ji: Ai Ni Beishou Cuican De Rongyan

策划编辑	游 滨	责任编辑	王馨毓	项目统筹	王冰烽 于 嘉
版式设计	张 珺	封面设计	宋双成	责任印制	赵义民

出版发行	高等教育出版社	咨询电话	400-810-0598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	网 址	http://www.hep.edu.cn
邮政编码	100120		http://www.hep.com.cn
印 刷	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	网上订购	http://www.hepmall.com
开 本	787mm×960mm 1/16		http://www.hepmall.com.cn
印 张	24	版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字 数	300 千字	印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购书热线	010-58581118	定 价	29.8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，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物 料 号 45904-00

散文如闺蜜



散文如闺蜜，都是最好的体己。

朋友有通财之义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，不同文体之间也有“通财”之义，都是内心财富的自然分配。虽然被视为评论家，但我最钟情的，其实是散文（包括随笔）的写作。散文的写作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，我常常是作为对自己的奖赏来对待的。貌似前者是我的主业，后者不过是“之余”，但就内心的分量而言，二者其实是颠倒的。散文意味着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与论文和评论不同。两者相比，前者是软写作，后者是硬写作。我喜欢的就是这种软性。不柔软，何以触摸内心？我已经被硬性写作虐得太久了，无比渴望放纵一把，在自由自在的散文里。

写散文的我是水性的，所以从流飘荡任意西东，那种生命的流动感让我愉悦。有一股内心的活水流动在这一部分文字里，是欣慰，是熨帖，是感恩。写散文，你只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不用考虑外在，也不用考虑逻辑的限制，可以自我肯定，也可以自我怀疑。散文是一种治愈，走火入魔，抑或把自己撕碎了揉进去，全凭你愿意；然后，你发现自己平静了，干

净了，好了。

散文是日常的，带着形而下的体温。随笔是思想的，带着形而上的努力。梭罗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要毫无保留地度过一生。”写作者的“度过一生”，包含着“写出一生”，否则不能算完成。散文的写作更紧贴生命，是把人生的内涵与外延用文字来固化。

近几年，我钟情的阅读也是散文类，因为散文通常属于非虚构，实在，靠谱，少了虚构的间离。我已经没有心绪去看别人如何虚构了，如同没兴趣跟着不够信任的人行走。

散文是一种独处，意味着自由和无需从众。写散文的我是自我的，更是女性的——从肉体到灵魂。相对于精神层面，我其实更愿意在散文中辐射出女性的身体感。经由肉身而表达自己、确定自己，是我所看重的。

散文是一种闲散，也是一种散心，当你的心拧得太紧了，就需要这种散；如同被生活裹挟太久，你需要闺蜜的倾听与陪伴。

面对无法超拔的外部生活，我只能守着自己内心的秘密暗自微笑：我强大，因为我写作。

李美皆 散文集

目录

- “女神”的家务事儿 / 1
- 从《小团圆》看张爱玲的终极身体写作 / 19
- 但是，就这样罢 / 34
- 丁玲的衣服与影像 / 44
- 邻居家的男人死了 / 60
- 感受屠杀 / 110
- 黑人的眼泪也是眼泪 / 124
- 剑桥与普通如我者 / 138
- 两种难过，为女人 / 146
- 奈奈母子的活色生香 / 149
- 男人的阴柔为什么不可以为美？ / 194
- 情人节没有模板 / 200

为一种存在立传 / 205

项羽的青春人格与行为艺术 / 252

沿着想象的路径，去看一个人 / 275

研究生楼 / 308

一只女性主义的蝙蝠之所见所闻所感 / 311

有人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/ 329

在朋友家过年 / 333

莎菲也会老的 / 342

这里有过一个女孩么？ / 360

中山陵的台阶 / 364

别人需要你的信任吗？ / 367

“女神”的家务事儿

艾丽丝·门罗小说集的腰封上写着：“她们的生活细节，世上女人天天都在经历；细节背后的情绪，无数女人一生都不曾留意。”而我恰恰相反，至少在家务问题上。对于家务，也许大多数女人是：什么都不想，干吧！而我是太认真太投入以至于有股学究气了。对于家务有着深刻而广阔的内省的结果，是它使我心比身还累。

一方面，我对自己在家务方面的低能煞是不服，绝不认为人生会为做饭之类的事情毁掉；另一方面，对于家务我又的确有着女神经质的恐惧，家务的纠缠远甚于三千烦恼丝，使我深切感受到活着之累。再没有什么，比家务更能激发我的“女神”本质，比如今天早上，我去找饼干时，看见了置物架上的两个吸尘器，这两个吸尘器搬家之后没再用过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它们。看见吸尘器之后，我就看见了地上的灰尘。因为过节，钟点工快两周没来了，地上的灰尘已经集结，如鬼魂一样游荡。我不正该用用吸尘器吗？但这两个吸

尘器都不适合用在地上。随即我又想起家里还有个清扫地面的机器人，它在阳台上，也被我熟视无睹已久。一想起家里有这么多清洁电器，地板上却这么脏，我简直懊恼到痛心疾首。但是，我马上要出门，没有时间去对付机器人了，我先把一个吸尘器拎到了客厅显眼的地方，好在中午回家时能一眼看到，提示自己去找机器人。光雾霾就够受的了，别再让满屋灰尘弄毁我们的肺了。这一想，我就觉得那些灰尘直接贴到了我的肺壁上。

吸尘器一走，置物架上就空出一个地儿来，吸尘器旁边是两箱碟片，我得把它们挪过来。箱子是塑料整理箱，一碰，其中一个的箱沿与箱盖结合处就碎了，可能已经风化到极点。那无法合拢的碎口，就张在我的心里。灰尘会从那里进去的，也进到我的心里。我不甘心试了几次，终究是合不上，于是我的心里只好张着口子了。本来我已留意到箱子上的灰尘，这下更觉灰尘之厚了，它们正列队从裂口处进到箱子，侵犯我的碟片。我对灰尘之所以敏感到神经质，是缘于一次搬家。那一次，眼看着每挪走一件家具，地上就是一摊灰尘，如厚厚的棉絮，我才明白自己的家有多脏。我们就在这灰絮中过了几年吗？尤其想想孩子那幼嫩的肺，我简直难以呼吸！后怕，我不敢回头看了。我被击打到失魂落魄，搬家的人却见怪不怪地说，家家都这样。我愈发感到无处逃

遁的窒息。想想当然是的，我们本来就生活在尘世嘛。可是，我却多么乐意忽视这个事实。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：不就是灰尘吗？拿块抹布抹抹不就行了吗？可是，这世上我最想逃离的就是抹布！我每用一下抹布就要洗一次手，我不抹灰就是害怕灰尘弄脏我的手。所以，拿块抹布对我绝非举手之劳那么简单，如果我轻易去拿抹布，就会永远处在洗手中。我有洗手癖，如果感觉手上沾染了灰尘细菌，我就什么都不能放心去碰，什么都不能踏实去做，我就好像在踮着脚尖生活，直到用洗手液洗过手，我才能回到应有的状态。自从逃也似的离开那个旧家，我就幻想着一个没有灰尘死角的新家。可是，没有灰尘死角的新家在哪儿呢？也许永远都不存在，任何光亮的新家，终会变成一个充斥灰尘的旧家。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的象征。我渴望一尘不染的生活，可生活的定律却是：越想目下无尘的人，越容易看见灰尘。

写到这里，我意识到，毫无疑问，我对家务的神经质的恐惧，是由于我本来的神经质，与家务没有多大关系。可即便这样想过，已成过去的那种缠绕感依然不能消失。人的很多感觉，是不能被内心说服的。

总算转身离开，不再跟置物架死磕。打开冰箱，又闻到一股腥甜的异味，直感是细菌扑面而来。拿出一样样东西凑在鼻子上，想闻出其中罪魁祸首，都似乎是，又似乎不是。

保鲜袋里的肉已流出血水，呈黏液状附在袋下，但拎出来闻闻，并无异味。先到厨房去把粥热上，再回来连头带鼻子伸进冰箱，终于确定是保鲜袋下的黏液，粘在袋底的比较少，所以刚才拿出来没闻到。等钟点工来清理还是……？关于冰箱致癌的种种，本来就盘踞在脑子里，此时又把我的心电了一遍，引起瞬间痉挛。一秒都不能等待，就近抄起餐桌上的抹布伸向那滩黏液。心里又添了一处不妥帖，抹布本来不该用那块的，家里的抹布分了生熟和有无油污等。清理完冰箱，把本来属于餐桌的抹布留在了厨房，它已经不宜再上餐桌了。粥热好了，先关了火去卫生间洗手。厨房里忙完了我总要去卫生间洗手，为了用洗手液，也为了用擦手擦脸的毛巾，用洗涤剂洗手和厨房毛巾擦手，于我是不作数的。每次即便我在厨房洗过手，也一定要去卫生间再洗一下，厨事才算了结并被抛在了身后。洗手，就是跟厨房划清界限的一个必要步骤。我从不愿意亲近厨房，洗杯子都宁愿去卫生间，在我的感觉中，厨房总是与油污和烂菜叶相连，而在更遥远处禁绝我的，是蟑螂。不是“君子远庖厨”的问题，是我对厨房有着神经质的拒斥。每次看见有人拆洗油烟机，我都感觉是在拆洗一个烟民患癌的肺，那粘腻的一层油垢，让我想到香烟的焦油，死死地扒在肺壁上。那被抽出去的油，又到哪里去了呢？它们只要不从地球上消失，就会黑漆麻糊地粘

在我心上。我受不了西餐，同时又受不了中国厨房，无论多么高档的厨房，终究要面对油污。可能有人会说，那你就不该吃饭！是的，我一直在想，人能不吃饭活着该多好。再彻底点，像我这么麻烦的人，也许就不配活着。

洗完手再回来看粥，还在沸腾，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凉呢？我要出门了呀。可是，白热了一顿吗？而且，晚上再热会不会让亚硝酸盐增高？亚硝酸盐，这个词又在我脑子里画了个惊叹号。因为健康知识过多，我的心理极不健康了，一听我说吃这不好吃那不好，儿子就要怒斥我。前几天身体异样，我正怀疑自己是不是吃腊肉导致的呢，要百度一下还忘了。想起身体的异样，又跟癌两点一线连了起来。癌是一个定点，身体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画上箭头，射向它，它已经变成一个稠密的箭簇了。

所以，你知道，当我出门的时候，已经带着灰尘、细菌、油污、亚硝酸盐、癌这些关键词，它们变成了我心里的灰尘、细菌、油污、亚硝酸盐、癌。那破了的碟片箱怎么办呢？还有那些灰尘那些油污，最终能让它们到哪里去呢？灰尘是永远打扫不完的，油污也是永远消失不掉的。灰尘油污何时了？心力耗多少！还有比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般的灰尘油污大战更令人绝望的吗？无论多么金碧辉煌的屋子，我都会首先想到保洁的问题，都会立即看到清洁死角，我对一切

华丽都持警惕怀疑态度，那些繁复的镂刻和复杂的吊灯，在我眼里只是灰尘积存体。我家装修的时候，我对设计师只有一个要求：便于保洁。不留死角的生活是不存在的，我注定是灰尘油污的手下败将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一上午，我心里壅塞雾乱，没有半刻清爽，那些关键词时隐时现，真是玉户帘中卷不去，捣衣砧上拂还来。

我羡慕对灰尘油污等闲视之的女人，她们才是真正强大的人，她们面对灰尘油污的那种放松永远令我望尘莫及。我是如老鼠一样紧张兮兮哆里哆嗦，每一个细胞都在焦虑中，还没做什么先把自己放倒了。我由衷钦佩那些抹布不离手的女人，她们与灰尘油污的亲和，就是与这世界的亲和。世界是她们的，而我只能别过脸去，眼不见为净。家务上的悲观使我崇拜钟点工，并受制于钟点工。她们面对家务的那种大无畏使我膜拜，她们是日常生活的大智大勇者，而我毫无疑问是败将。

据说慈禧用膳是吃一看二观三，我做家务同理，做一挂二焦虑三。当我做一件事时，后面还簇拥着几件事，能不心累吗？远望着那些想读想写的，我恨不得立马趟过去，可是，我的脚却深陷世俗事物的沼泽，超拔不出来。形而上的瞩望，抵不过形而下的羁绊。总是想，等我忙完了手头的各种事，就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。可是，那些不想做的事消灭

了一件又冒出两件，没完没了地挡在前面，它们是N，而想做的事总是在排在N+1的位置。

和家务相处，就是和世界相处。没有什么比家务更能使我看清：我是一个活得捉襟见肘的人。我永远不可能爱上炊事与清扫工作。我还能追忆起上一次炊事的情形，那是前天晚上，我处理的是羊肉片。总觉得不把血冲洗一下不行，而放到盆里冲洗又要洗油盆，于是我直接把水灌在袋子里，来回撞了几下，再把水放出去。放水必须把袋口开得很小，否则羊肉片就滑出去了。血水溅到脸上，我用袖子去擦；胳膊又把眼镜碰歪了，挽得很高的袖子又滑了下来；我满手都是羊油，只能试图用另一只胳膊把袖子推上去，皮肤滑，怎么推都无济于事。这时候，水开了，我喊十三岁的儿子来倒水，儿子却急着去写他的小说。我只好先用洗洁精洗了手，自己去倒水。我做饭的时间，大概有五分之一是在洗手擦手，如果要碰生肉，那就要增加到四分之一，从较脏到较净的事情的转场，我总是要洗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不断惦记着，我动过生肉的手碰过勺子柄，洗生肉的水还流经过水池，饭后必须分层次清洗，先把与生肉有关的清洗好，再放心清洗其他的。生熟的界限，我是严格到刻板，每一次生熟的转换，从手到刀板，都必须经过清洗。饭馆后厨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？我不敢想，一想就如蚂蚁上身。这就是我的

血水四溅毛刺满身的做饭过程。在我满手羊油、忙到快要五马分尸之时，脑子里居然瞬间闪过了波伏娃，这个从不起火做饭的、在咖啡馆写作的女人。

清扫也差不多。我常常是在洗脏衣服时，感觉新换的衣服又被弄脏了，洗完的结果是跟没洗差不多。肥皂沫或脏水溅到脸上，我也是用袖子或没被污染的胳膊去擦的，同样像对付血水那般顾此失彼狼狈不堪。衣服丢进洗衣机后，还有一系列善后的人工洗，洗盆洗水池洗所有参与过洗涤活动的器具，然后是洗自己，擦眼镜。洗自己包含了洗手、洗手腕及至小臂的大部分、洗一直惦记着飞上了泡沫有异样感的局部的脸。

鲁迅说，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，正如煤的形成，当时用大量的木材，结果却只是一小块。我的做家务，就是这样的血战前行。家务张着血盆大口，吞没我大把时间，却只给我落一个活下来了勉强及格的结果，连良好都算不上。芸芸众生一辈子最壮烈的，莫过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。我们做过的那些可圈可点可资纪念的事情，其实只是冰山一角。而冰山的大部分，则暗沉无声地呆在看不见的水下，我们的时间，就为它所吞吸，骨头都不吐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应唯它是问。也许，那些有司机秘书助理保姆的人是例外。一上午的家务事儿，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感想。有男性朋友说，贤

良女士都是如此吧？可我并不以贤良为自豪。惯常的价值追问告诉我，做家务是没有价值的，我该做的是读和写。可是，当我为家务击倒时，面对写作同样会无能为力。像陈寅恪、季羡林这样的大师，好像一辈子都不过问家事的，他们超越了世俗生活，他们把普通人走的两条道简化成了一条道，所以他们走得远。当然，并非不问事务就能成为大师，但大师通常是不问事务的，不问事务是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。家务的问题，不光看手上干不干，还要看心里有没有。心里有活儿的人，不干也永远不能解脱；心里没活儿的人，永远干着也是超脱。活儿是永远干不完的，所以，有位大爷说：要让活儿来找你，不要你去找活儿。这大爷真是明白人。我有个疑问，是不是你不干，它就永远在那儿，不增不减呢？确乎有些活儿一直拖着没干，后来发现它已经不是活儿了。比如，一直拖延着要洗没洗的，后来发现没必要洗了，直接扔掉得了。拖延的过程中，思想发生了质变，之前觉得扔掉可惜的，后来发现不可惜了。全球人都在自责的拖延症，却也有这般好处。

看整体的人生态度，我算是一个洒脱的人，可一到灰尘油污下水道这样的事上，我就成了癞蛤蟆型人格，层层叠叠的无尽的负重。男人通常是吩咐啥做啥，做完就完。当然可以请钟点工，但钟点工跟男人一样，只会做你吩咐的活儿，不

会为你操心的。对于男人和孩子，家只是意味着生活场所；而对于女人，家就是生活本身。家，其实就是女人的家。它是男人和孩子的身外之物，却是女人的身体本身。家庭主妇为家所操的心、所做的事，无人可以替代。女人的一生，就是跟家务纠缠的一生；女人的历史，就是在家务中披荆斩棘左冲右突的历史。

维特根斯坦曾经独自在农舍居住，“他对那儿的生活方式的最大的抱怨是必须自己做一切家务活。他觉得这事麻烦得要死，但照他写给马尔科姆妻子李的话说，‘无疑这事也是一大恩赐，因为它令我保持神智健全，强迫我过规律的生活，大体上这事对我有好处，虽然我每天都诅咒它。’”哲学家的“抱怨”和“诅咒”，代表的正是一般男人对于家务的态度。哲学家只是负责自己的生活，男人对于家务也绝不会投入，尚且如此，想想那些不得不投入无限家务的女人呢？如果有些人可以接受生命是拿来如此消耗的，这当然不成问题；如果有些人不甘心这种消耗呢？她们用什么来保持平静？

有人用做家务来保持生活的规律性和正常的形式感，也许行之有效，但这有个前提，就是他们如维特根斯坦一样，时间都是自己的。那么，他们就可以把家务当调剂，用家务把漫漫无尽的自由时间分割成适宜的条块，家务实际上成了他们时间文本中的标点符号。如果一个人可供自由支配的